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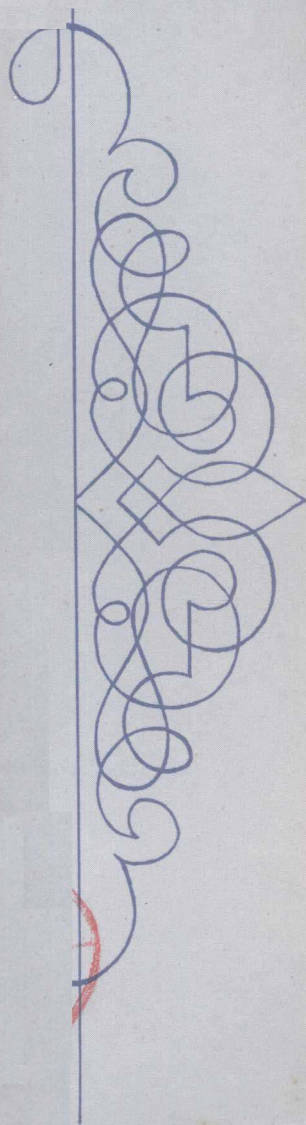
# 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



岳麓书社

原  
译

尔扎克讽刺小说集



封面设计 方 铁

责任编辑 伍国庆

整 理 者 金牛 陈为

·旧译重刊·

## 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

[法]巴尔扎克 著

陈原 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

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70,000 印张:12.5 印数:1——4000

ISBN7-80520-614-7/I·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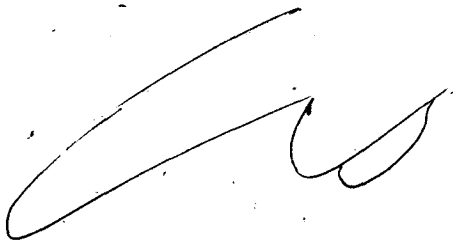
定价:(简精装)14.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 □重印本前记

---



岳麓书社提议将我这部半个世纪前的旧译重印，这使我着实踌躇了好一阵；原书当然是不朽的好书，但译本却是我年青时不自量力的狂妄作为，错漏百出那就不消说了，到九十年代还将它重印，岂不是愚弄读者或者甚至毒害读者？更何况听说不久前有了新译本。正想写信请求出版社取消这个计划时，有朋自远方来，说：你告诉他们同意罢，因为你这书已成为‘化石’，重印就是把它放到化石博物馆里展览的意思，有何不可？我一想，可也是；既然是‘化石’，我就没有什么权利硬是把它打碎。印一版也好，不仅可以看见自己五十年前的那副浅薄相，同时还可知道中世纪法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从我那时写的译序中，透过我那欲言又止的满腹牢骚，想象得到抗战最后一两年‘大后方’上层社会的霉烂生活和人民群众的饥寒交迫的惨状。就这样，我同意把这本书做为“旧译重刊”中的一种，并且感到有资格作为‘化石’的自豪。

巴尔扎克(Honor de Balzac 1799—1850)是我国读者最

熟悉、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许多长篇、中篇小说，都有了不止一种中文译本；好几个著名翻译家曾都做过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被称为《人间喜剧》(La Comedie Humaine)的一系列作品，出版于1842—48年，忠实地展现并且无情地解剖了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兴起时的社会生活。在此前十年，即1832年3月，巴尔扎克出版了这部风格十分独特的《谐趣故事集》第一卷。这部仿文艺复兴时期伟大作家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75)《十日谈》(Decameron)的文体和结构写成的小说，痛快淋漓地重现了十六世纪王侯僧侣的腐烂、荒淫、欺诈、逗乐的丑态和市井小民的快乐和烦恼。后人评论说，这部书正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准确反映，简直溶历史、文学、社会、风俗于一炉，在文学史上这样辛辣尖锐而妙趣横生的作品是不多见的。

据记载，1837年出版时，题名为《谐趣故事百篇》(Les cent contes drolatiques)，共十卷，每卷十篇；后通称《谐趣故事集》(Contes Drolatiques)。我看到的法文本也只收头三卷；1874年出版的英译本(据说是最初的英文全译本)亦只收头三卷。大约半个世纪前，书志学会(The Bibliophilist Society)出版的豪华本(Droll Stories by Honoré de Balzac)也只有这三卷——豪华本有法国著名版画家陀雷(Gustave Dore 1832—83)的四百二十四幅木刻插图，十分珍贵。

抗战最后一年，我在桂林撤退后的行旅中，据英文的通俗版译出；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的主持者金长佑和梁纯夫，读了原稿，很高兴为我印行。由于适应市场习惯，出版时把书名改

为《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只出了两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金、梁和我各奔西东，顾不上第三卷的问世，因而最后一卷就不知所终了。六十年代初，史称‘三年困难’时期，我每夜拖着营养不足的疲倦的身躯，为了解脱当时精神上的苦闷，竟将此书对照法文原本和英文译本，重新翻译一遍，并且有意仿照宋人话本那种文体，完成三卷初稿。无他，借以自娱而已。上海出版界同道吴岩同志有一次听我说起此事，竟‘预约’给我出版。还来不及修改定稿，霹雳一声，一场绝灭文化的灾难临头了；我在进‘牛棚’之前，把全稿连同别的通信和手稿，通通付之一炬，省得后来抄家时被无端地上纲上线或连累他人。所以现在重印的还是我少年时的旧译。

我把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奇迹般保存下来的陀雷插图本看了又看，给这重印本选了六幅做插画，以报答爱这部书的人的一片心意

陈原

1994—10—09

# 目 录

---

|             |     |
|-------------|-----|
| □重印本前记..... | (1) |
|-------------|-----|

---

|           |     |
|-----------|-----|
| □第一集..... | (1) |
|-----------|-----|

---

|           |     |
|-----------|-----|
| 译者前记..... | (1) |
|-----------|-----|

|           |      |
|-----------|------|
| 开场白 ..... | (18) |
|-----------|------|

|               |      |
|---------------|------|
| 美丽的茵贝利亚 ..... | (22) |
|---------------|------|

|             |      |
|-------------|------|
| 可赦的罪孽 ..... | (40) |
|-------------|------|

|             |      |
|-------------|------|
| 皇帝的情妇 ..... | (85) |
|-------------|------|

|             |       |
|-------------|-------|
| 魔鬼的继承人..... | (100) |
|-------------|-------|

|                 |       |
|-----------------|-------|
| 路易十一皇帝的恶作剧..... | (121) |
|-----------------|-------|

|              |       |
|--------------|-------|
| 高级警官的老婆..... | (140) |
|--------------|-------|

|             |       |
|-------------|-------|
| 蒂劳思的少女..... | (158) |
|-------------|-------|

|           |       |
|-----------|-------|
| 结拜兄弟..... | (167) |
|-----------|-------|

|                   |       |
|-------------------|-------|
| 亚茜·勒·里都的教区牧师..... | (185) |
|-------------------|-------|

|         |       |
|---------|-------|
| 恶报..... | (195) |
|---------|-------|

|          |       |
|----------|-------|
| 收场白..... | (206) |
|----------|-------|

---

|           |       |
|-----------|-------|
| □第二集..... | (207) |
|-----------|-------|

---

|                  |       |
|------------------|-------|
| 译者前记.....        | (207) |
| 开场白.....         | (209) |
| 三个圣·尼古拉教士.....   | (216) |
| 缪东教区牧师的说教.....   | (233) |
| 法兰西斯一世的节欲.....   | (250) |
| 亚茜堡是怎样建造起来的..... | (256) |
| 假娼妇.....         | (274) |
| 太清白的危险.....      | (289) |
| 爱恋之夜.....        | (300) |
| 狐狸精.....         | (312) |
| 柏瓦西的尼姑们的趣谈.....  | (368) |
| 爱的悲伤.....        | (384) |
| 收场白.....         | (393) |

---

---



# □第一集

---

## 译者前记

### 一、《讽刺小说集》的辛辣味

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集》两卷，虽不是他的代表作，但也着实的记录了一时的风尚，亦即中世纪欧洲的僧侣与执政官的荒淫，和正在成长的中间层人物的无耻，这些荒淫与无耻，在现实主义的大师巴尔扎克笔下，各各穿了“诙谐”、“衷心的娱乐”的五彩外衣，跳舞在读者的面前，向读者揭示了他们自己的命定的灭亡。正如上个世纪一位巨人所谓，“巴尔扎克——我认他比较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的……在我所知之中，即在经济学的细节上，比之一切专门历史家，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关于那时代的著作，都可以读到更多的东西。固然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保皇党，他的伟大的作用，是对最高社会不可挽救之崩溃、

原因的挽歌，他的同情，是在注定要死亡的阶级方面的。但当他写出他所深深同情的贵族男女的时候，他的讽刺再没有更尖刻的，他的俏皮话也没有更辛辣的了。”<sup>①</sup>如果说《人间喜剧》的巨大篇幅写出了一八一六到一八四八年在逐渐得势时中间层人物，记下最鲜明的法国“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那么，这里一共三十个短篇，就上溯到更早的时期，即僧侣还在政治上握有绝大势力的时候，仅仅限于勒瓦河流域的吐兰封邑的“逸事趣闻”，但其实岂止于“逸事趣闻”而已么？——请允许我借用另外一个巨人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家的论评中的话语，他“用了他的炯眼的雄辩的描写，透露了比所有政治家，政论家及道学家总和在一起也赶不上的政治及社会的真实世界。”<sup>②</sup>吐兰的大小人物，也正是“充满着自尊与虚伪，小气的暴戾与无知，”<sup>③</sup>“对上则奴颜婢膝，对下则穷凶极恶的俗物呵”<sup>④</sup>——对于他们，作者以辛辣的同情而又讽刺的笔调，加以处决了。

## 二 人物的剪影；作者的风格。巴尔扎克和拉贝雷。

你瞧那个伪善者白鲁因——“可赦的罪孽”里的男主人翁——是怎样起家的呵，他小的时候是个在花天酒地的“恶少，”把祖先的遗产浪费尽了之后，便到远方去为圣教打仗。于是“在这买卖上头——上帝也中意，王帝也中意，他自己也中意的买卖上头，白鲁因名传四海了。都道：是个好教徒，忠心武士。”（见“可赦的罪孽”）回来便做了皇帝在那一区的管事老爷

——其威风的程度，真比我们这里的行政专员、县长、收税局长、专卖局长合起来还要厉害呢，所以白鲁因就“由一个坏蛋青年和无赖的壮丁，他一变而为一个善良的聪明人了，处事很是审慎；生气的时候很少，除非什么人当着他面污渎上皇，那他是忍不住的。”在他老了的时候——也正如巴尔扎克所说，“他的头可是有着太多的白雪在那头顶，住不得恋爱的了”。但“没有堡主夫人的堡垒，算得什么堡垒呢？”所以偶然碰见了十七岁的白兰希，就千方百计把她娶回来。故事到这里，一变而把这十七岁女郎做主角，从她的眼中看出了老头子的伪善丑态，穿了一些求子，忏悔，问计等等的场面，终于到达了和一个小侍从通奸的地步，不经世故的白兰希，因为怀了孕而害怕了，她要雷尼（就是那小侍从的名字）到方丈那里去问计，方丈叫他向主人白鲁因供认一切，自己去投十字军打十五年仗来赎罪。雷尼的回答是很辛辣的，他一点也无动于衷的说，“十五年就够偿付我这样的快乐了么？唉唉！你须知道，我的快乐可够一千年受用的呢。”那教士的答话在作者的笔下也是够你受的：他说，“上帝很慷慨地。去吧，别再犯罪呀。为了这君乎得救哉！”真是一君乎得救哉！”他对白鲁因招供了。白鲁因几乎要把他打死，但又缩回了手。这一段描写，是出色得很的。然后雷尼果真去投军，白兰希生了一个儿子，白鲁因也觉得很快乐。事情没有传出堡外。人们都说白鲁因老当益壮，都说白兰希是贤淑妇人。一直到十五年后，雷尼回来了，其时白鲁因早已死掉，雷尼在门口吻了他的儿子便走了，给白兰希知道，这才无意中在闺秀面前失惊的泄漏出来，“那是他的父亲

1884.7.24  
A398

呵”——说了这一句，也就在面如土色的众闺秀，因为揭穿了伪着假面具而慌作一团当中，死了。

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记下来的“逸事趣闻”。好一个“逸事趣闻”呵！——请看另外一个名叫希贡的人是怎样起家的吧。（“魔鬼的继承人”）。希贡是个乡下的牧童，给他的两个表哥哥一劝，就跑到城里来，住在这三兄弟等着要分遗产的老教士家里。他的两个表哥，一个文，一个武。与其说是请他来分遗产，倒不如说是想借他的笨拙，激怒她的阿舅或者阿叔，让那老头子把他的名字从遗嘱上去掉，但这个希贡，信上帝而不信魔鬼——唉唉，在那时候，这样的想法是该捆在干柴上面活活被烧死的！——他反驳那老教士说，“上帝那样巧妙地建造了这个世界，要是他又把一个专门给他破坏一切的可憎的魔鬼，放到这个世界来，那上帝岂不是十分笨的么？呸！如果有个好上帝，我是不相信会有魔鬼的。”希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严格的说，他该是个“异端”罢。结果是，那老教士却并不怎样讨厌他。至少是他的两个阿哥这样想，于是他们就计划把他弄死。队长希格鲁——第一个哥哥——打算把他的头扔到他脚下，检察官比尔格鲁（第二个阿哥）打算把他装到一个袋里去教他去游泳去。却都被希贡听见了。如果希贡像鲁智深那样的卤莽，一怒而杀死他的两个哥哥，这可真的变了“逸事趣闻”了；但希贡却不那样干脆。他假借了别人的手，一把给他们结果了性命，而且按照他们各自对付他的死法，给他们自己先尝。这是如何毒辣的摆布呵，而这又是如何辛辣的讽刺呢！——于是他得到了全部遗产。“这就是希贡发话怎么有钱起来的故事，

也就是他们在现在如何为他们的祖先的幸运，可以捐款建筑圣米哈尔大桥的道理。”

请你再看另外一个伪善者的典型吧。这，我们可以在亚茜教区牧师的身上看见的。他平素作了种种的伪善的小把戏，以至于在无缘无故的盛怒之下打死了老婆，可是“当地的好人——甚至连女人在内——都同意：罪不在他”的。这之后他有一次在路上引诱了一个少女，而到他死时，“有无数的人们来了，悲伤地，感动地，啜泣着，悲哀着，全都嚷着，“唉唉！我们失掉我们的神父了！”……但这个故事（“亚茜·勒·里都的教区牧师”）并没有发展得如其他几篇的好；允许我在这儿插一张嘴吧：不知道写作者这部书时，是一气呵成的呢，还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陆续完成的。手头既无书可查，身边又无师友可问，呜呼，在这寂寞多难的年头，只得在此地记下一个问话符号，以待异日的考究了。

还是言归正传。

第一卷小说十篇，所写无非僧侣教士，王侯贵族和在迅速“有钱起来的”富商人，亦即我在上面所谓“中间层人物”——但为时尚在中世纪，所以十篇里面无不讲到教士，而专讲中间层的，除了上述的希贡以外，只有“恶报”一篇里的两个主角。但十篇都写女人——看作者寄与多少同情呵。是的，他并非作为旁观者幸灾乐祸者，对女主人翁们给予无情的嘲弄。讽刺是的，而且无不辛辣，但作者深心的同情，也还是可以感得到，看得出的。“皇帝的情妇”一篇正是一个好样本。皇帝的情妇本来是忠心于皇帝的，她的通奸并非由於她个人的意思。是那样

的环境迫使她非如此不可的。巴尔扎克克写道：“有一个伯里多雷老爷由於她而自杀了，这是因为她不肯接受他的拥抱，虽然他肯给她他的领地——吐兰省的伯里多雷。在吐兰的贵族当中，凡是想给一个庄园来耍一下爱的花枪的，一个也没有留下来。这样的死亡教这个女性悲郁了，而且因为给她忏悔的人把罪恶完全归究在她身上，她於是决定了必须接受一切领土，并且为了使他们的灵魂不至沉沦，便秘密的解除领土主人的爱的痛苦。在另外的地方，还可以看见：染匠的老婆塔塞栗（“恶报”）拒绝那机器匠的追求而结果与一个僧道通奸，丹尼宾（“拜把兄弟”）因丈夫的疑心而以报复的心情去引诱他的保护人蒂劳思少女（“蒂劳思的少女”）被母亲贪财出卖，蓬尼夫人（“高级警官的老婆”）为救情人反而害了情人，茵贝利亚（“美丽的茵贝利亚”）在放荡的生活中竟也发见了真正的爱情：凡此种种，都可以看见巴尔扎克这巨匠的灵魂。而这就是“趣闻逸事”的精神呵，当你碰见这些人物时，你也许要笑的。但是，“要笑，你就得天真、纯洁，没有学那些暗藏了罪恶的污浊的男人们所具备的咬嘴唇，落牙床，皱眉头这些品质。”（开场白）

巴尔扎克的这些天真的笑，在拉贝雷身上也是看得见的。拉贝雷——在这作品里，曾不止一次的被巴尔扎克提到过，并且被尊为“大师”——可是远非我们这里的什麼大师之流的，我以为，引用A·法朗士评拉贝雷的话语，来加深对巴尔扎克的了解，可真是恰当不过的。

A·法朗士怎样说呵。“殉道者们是缺少着辛辣的讽刺

的；这是一件不可恕的错误，因为没有辛辣的讽刺，这个世界就恰如一座森林而没有鸟儿；辛辣的讽刺是沉思底快乐和智慧的欢娱。”<sup>③</sup>这一段等於歌剧的一场序曲；於是：“但为什麼拉贝雷该会向‘那些穿了长袍的魔鬼们’屈服呢？他没有信心在火焰中向他们抗辩。他信新教也并不深於信旧教，如果他给在巴黎或者日内瓦烧死了，那就只由於一种不幸的误会。”“他本来的志愿，是要记下为侍女跟丁们自娱的通俗故事。他全部失败了，而他为俗人准备了东西，正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底食粮呵。”<sup>③</sup>因此，“拉贝雷连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是他那时代的奇迹。在一个优雅、粗俗、迂腐的世纪里，他是无可比拟地典雅、粗糙和迂腐的。他的天才使那里找寻他的过错的人们眼花缭乱，因为他全有着一切的过错，所以怀疑他是否真会有过错，这倒是非常合理的呵。他既聪明而又愚蠢，既自然而又造作，既精细而又繁琐；他又昏又乱，而且不住停息地自相矛盾。但是他把一切弄得又清楚又可爱。他的风格是一种怪物的风格，他虽然时常陷入最古怪的歧路，但没有一个作家在选择和统率字汇那上头超过了他的。他爱着，宠着字汇。他把单字联贯起来的技巧是不可思拟的。他只是不能够叫他自己停下来，”<sup>③</sup>你还以为是在说巴尔扎克呢。光是拿最後一段话举个例子吧。巴尔扎克正好是语言的巨匠。“他有那样多的名词和形容词（法朗士）”呵；在“可赦的罪恶”里關於脚的反复的句子。同样，在“恶报”里關於衞的反复的句子，都可以看出那“把单字联贯起来的技巧是如何的不可思拟。”他写白鲁因的少妇，说她是“晚景的鲜花，灵魂的欢乐”。他写特里期丹错杀了人，

“不知是拿了袈裟当和尚呢，还是拿了和尚当袈裟。”（“路易十一”）他写周里安心焦的在等着他单思的贵妇，“恰如一个病人憧憬着太阳，憧憬着春天，憧憬着黎明。”在必要的场合，他不断的插进辛辣的句子。“有好多像他这样的人，曾这样子走女人的狭路而开展了他们自己的前程呵。”（“警官的老婆”）这真是当今所谓“走内线”的英雄们底写照。洗衣妇看见蓬尼伯爵夫人一下子就钓来了一位武士来做替死鬼时，她叹息道，“朝中秀闺做这样的工作可真是第一呵！”到了“结拜兄弟”那一篇里丹尼宾和拉瓦列对答的情话——字汇的选择和支配，便真的登峰造极，无可比拟了。

### 三 几个用语的社会背景。译者的告罪。

读者不要以为我把巴尔扎克这巨匠还原做一个单纯的咬文嚼字者流。（如果那样，才真是“不可赦的罪孽”呢！）我在上面把这些细枝嫩叶花了一两张原稿纸，少半是由法朗士的话而引起的走笔，多半却是作为一个文字的转译者的我，要向读者们告罪。巴尔扎克那“典雅、粗糙、迂腐”的风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我们，是颇觉有点累赘的，碰见一个如穆木天先生的熟练的笔，那还好；不幸却遇着我这枝拙劣的笔，颇有些地方，还加重了那样像老头子絮絮不休的体裁底沉重之感，也许多少叫读者皱眉头，纵然不是“指着像看地图”的话。但有几处或故意的引用一些并非“国语”的词儿，或有意保留原著所用的西方俗语，似乎有在这里加以解释的必要。



首先的就是关于通奸的俗话和字汇。这里的十篇，几乎没有一篇不写通奸的。关于这，我认为最好先引用一段著名的解释，这解释，对于小说的环境底了解，以及对于语汇的背景的了解，是一样有益的。

这段文章是——

“今日的市民层婚姻是有两种的。在天主教的国家里，父母依然为年青的儿子留心适当的新娘，结果不消说是完全揭露了一夫一妻制所有的矛盾——在丈夫方面是胡乱的杂婚制，在妻子方面是胡乱的奸通。天主教所以要禁止离婚，只因为相信通奸是和死一样无可救药的。反之，在新的国家，普通的市民层的儿子，或多或少可以自由在他本身的阶层里为自己找一个妻子的。因而婚姻可以拿某种程度的恋爱做基础，而且与新教的伪善相适应，在形式上是以此为前提的。在这场合里，男人方面的离婚制可以稍减，而女人方面的奸通也没有那么多。但无论哪一种婚姻，人总不能脱去婚前的气质，并且因新教国家里的公民们，大都是市侩之流，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就算我们采用平均最好的例子，也不过是一种使人感到沉重的厌倦底的结婚生活，这就是人家所谓的家庭幸福了。这两种婚姻的最好的一面镜了，就是小说；法国的小说是写天主教样式的，而德国的小说则写新教样式。两种情形当中都是“他得到手；”在德国小说里青年得到手的是姑娘；在法国小说里丈夫得到手的是“头角”。这两者之中哪一种更坏；这总是不容易分辨的。因之德国小说的沉闷在法国市民层里引起了恐怖，即如法国小说的“不道德”在德国市侩里所引起的一